

# 少山之子： 从崂山坡的烟火 到山海间的长路

周宗敏

插图  
阿占

城市秀场

## 我们都爱菜市场

大梁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逛菜市场成了一条让我们能够洞见生活的小径。甭管是自家楼下的菜市场，还是某地陌生的“早晚市”，烟火缭绕的菜市场里，藏有不轻易示人的神秘江湖。

我妈是家里多年的“行政总厨”，自然是菜市场的VIP。每天早饭过后，邻居阿姨便来急匆匆地敲门，喊一声“老唐，走吧”，你且看我妈在家的行动，可以配得上一个“行云流水”。遮阳帽，白手套，小推车，蓝口罩，手机装小包，小包手腕绕，大步流星出门去，嘻嘻哈哈真热闹。这边的采购大军已集结完毕，那方的市场小贩们也纷纷翘首以盼。但凡前脚刚踏入菜市场大门，你就听吧，这边喊大姨，那边叫婶子，这边问早安，那边笑脸迎，一水的阳光明媚。就差催生出个采买导购，再上前去换一把，真就体验到管家式服务了。

“总厨”们有自己的采买经，谁家的菜种类又多又新鲜，价格还公道，那是和尚脑袋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事。然而，买卖是人情，也是拉扯，断不能直奔主题，愣头愣脑。在抵达目的地前，沿途的讨价还价，左顾右盼自是少不了的手段。这家的黄瓜是地黄瓜，长相平平，但味道醇厚，不涩口；那家的芹菜嘎嘣脆，碱地栽培的，清炒凉拌两相宜；这家的豆腐不揭皮儿，经典的卤水点的老豆腐；那家的猪五花红白相间，实诚干巴不炸锅。对食材品质的孜孜以求，是“总厨”与小贩高手过招的第一关。

接下来的第二回合，还得掂量好人情世故。买块冬瓜，自然是要炖汤或清炒，配两棵水灵灵的香菜，自然是顺水人情。临了还得热心地问上句，“两棵够不够”，主打一个温暖到家。买棵莴苣，也无非清炒或凉拌，削皮去叶是常规操作，若是得知你喜欢吃莴苣叶，必定得再缀上两把，佐之以自嘲式地调侃道：“俺也爱吃莴苣叶，蘸酱生吃不输生菜。”肉食区就更了不得了，买一斤赠二两，保管把秤压得高高的，还得抹个大零儿，一毛两毛的，都不好意思喊，起码也得五毛往上。海鲜区就更不消说了，活鱼宰杀，收拾得干净立整，各类应季小海鲜，只管汇成一锅蒸，鲜甜无比，嫩滑多汁，谁吃谁迷糊。

偌大一个菜市场里，摊贩不下百余，但也有冷有热，同样是卖菜的，有的摊位忙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有的却冷冷清清。同行竞争，拼实力也拼运气，更拼服务和品质。像我妈这样的职业采购，早就经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，小贩们甭想着以次充好瞒天过海。且只要有一次不愉快的经历，那再次光顾的可能性就悬了。因此，小贩们断不会为了块儿八毛的小利砸了招牌，宁可自己亏点，也得把买卖做长久。道理跟做人一样。

曾去过多个外地的菜市场，于是发现了南北差异。北方人性子直爽，购物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买菜都是大把抓；南方则不同，蔬菜论棵买，佐菜都精算到个位数，摊主练就了过硬心理素质，恨不得摆上砝码天平，按克计重。相同的是融洽的氛围，所谓买卖和气生财，大概也自是题中之意。

老年人爱逛菜市场，遛弯练腿儿，碰到街坊四邻还能聊天拉阵子呱，把一家人的咸淡都装在心上。年轻人也爱逛，越来越会操持生活的小年轻，手挽着手逛菜市场。外卖吃不到镬气，还是得从灶上锅里烹炒幸福。大家都爱菜市场，那里装着烟火，也装着一个浓缩的人间。

## 烟火里的根：松球、杏酱与崂山水

四岁那年，我的袖口被灶膛里的松球火星烫出个洞。母亲拽着我往河边跑，河水凉丝丝的，混着水草气，一浸，灼痕就不疼了。那是我对“水”最早的记忆：软乎乎的，却能把硬邦邦的疼泡软。

少山的日子，是跟着季节转的。开春摘松球，竹篓往背上一压，松针扎得手心火辣辣，我却像坡上的松树，不吭声，只把腰挺得更直——松球晒干了能卖钱，一分一分攒起来，是我的学费，是母亲缝补衣裳时的线钱。父亲那时在公路站干活，傍晚回来，裤脚沾着柏油，会蹲在门槛上帮我挑出扎进肉里的松刺：“山是硬的，但硬地里能长出松苗；日子苦，但苦里能熬出甜。”

父亲原在中国银行青岛分行拨算盘，打得比谁都快，可奶奶说“家里就一个男丁”，他便卷了铺盖回了少山。有人替他可惜，他只笑：“在哪儿不是过日子？把地种好，把娃教好，比啥都实在。”后来他成了村委会成员，管过崂山水库的民兵连，站在坝上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，总说：“水是活的，路也是活的，拐个弯就宽了。”

母亲的日子拴在果园里。少山是“水果之乡”，明朝时就有贡品杏，如今更是“中国地理标志产品”。麦黄杏熟时，露水打湿裤脚，母亲教我摘“关爷脸”——红得发紫的那种，说“这是给皇上尝过的，得轻手轻脚”；苹果挂果时，她踮脚给金帅、红星套袋，指甲缝里总沾着果蜡，“咱少山的苹果甜，是崂山水肯给劲，你看这水，洗出来的头发都油亮”。

我真信这话。用河水洗头，晾干了摸起来滑溜溜的；用井水冰杏，咬一口，蜜水顺着下巴流。上书院的断碑旁，有个看摊的老爷爷，总爱讲黄嘉善尚书的故事：“当年尚书在这儿读书，喝的就是崂山水，写出的文章才有筋骨。”我便也学着，把课本垫在膝盖上，坐在杏树下读，风一吹，书页响，像和千年前的人对话。

## 笔尖上的桥：烟盒纸、96.5分与山海性

高二那年，我第一次在课本上见“foreign language”这个词。没有收音机，没有报纸，连老师都劝：“农家娃学这个没用。”可我心里像被胶州湾的浪挠了——那词儿弯弯绕的，像门前的河，说不定能通向远处的海。

我把单词抄在捡来的烟盒纸上，揣在摘杏的兜里。歇脚时就掏出来念，发音像含着颗杏核，我便跑到河边，对着水面练。崂山水映着我的脸，回声混着水流的叮咚，像另一个自己在应和。有次念到“communication”，父亲正好挑水过来，问“这是啥”，我说“是‘沟通’，就像咱跟收苹果的人说话，得让人家懂咱的甜”。父亲挑着水桶笑：“那你就好好学，把少山的甜说给更多人听。”

高考成绩下来那天，我正在给苹果套袋。母亲举着成绩单跑过果园，纸被风吹得抖：“外语！96.5分！省里第二！”我手里的果袋“啪”地掉在草席上，滚出个黄澄澄的金帅苹果，像从崂山水里捞出来的太阳。

去山东大学报到前，母亲往我包里塞杏酱。玻璃瓶装着，是用关爷脸杏熬的，稠得能拉出丝：“带着，让同学

## 走出来的路：从少山坡到世界岸

后来的日子，我真成了一条“河”。

放下锄头，拿起笔头，我做国际传播，推媒体合作，促文明互鉴。在罗马的论坛上，我讲少山的杏与青岛的啤酒：“崂山水能把酸果子泡甜，把苦麦芽酿香，文明也一样，得肯给彼此点‘水’，才能融到一起。”对方点头时，我想起母亲说的“果子要甜，先得根扎得深”——我的根，就在少山的坡上。

我走过不少弯路。稿子被退回来，说“太中国了”；会议上对方皱眉，说“不懂你的梗”。像小时候挑水踩空了石阶，膝盖磕在石头上，疼得钻心。但我想起少山的“烧”：山火再烈，松苗照长；想起父亲说的“路是活的”：河过不去的坎，绕个弯就成。我改稿子时，加一句“就像你们的葡萄酒，得有好水土才香”；谈合作时，提一句“咱就像种果树，得一起浇water(水)”——用对方懂的“土话”，讲自己的故事。

有次在非洲的论坛上，我说起卢旺达的红薯与少山的苹果：“农民的日子都一样，盼着果子甜，收成好。”台下有人举牌：“我们想种你们的杂交稻。”我突然想起阿根廷农场里，那个递饼干的小男孩——原来路的尽头，都是“好好过日子”的盼。

去年回少山，我站在河边，看新修的石桥跨在水上，坡上的松树更密了，果园里的“关爷脸”正红得发紫。母亲递来一碗新摘的杏，我咬下去，蜜水溅在手上，像四岁那年被烫后浸的河水——还是那股润，那股劲。远处的胶州湾波光粼粼，青岛啤酒厂的烟囱正吐着淡烟，风把麦香、果香、酒香揉在一起，漫过我的肩。

我想起老人们说的“烧山”——烧不尽的，是根；改不了的，是性。山的挺拔，让我在传播路上不弯腰；海的广阔，让我在文明互鉴里能容人；崂山水的润，让我的笔端总带着点甜。

从少山的晨雾到世界的星光，从松球换的硬币到跨越国界的握手，我走的每一步，都踩着“走出来”的理：路原本没有，人走多了，就有了；走的人肯弯腰、肯绕弯、肯带着根走，路就会越来越宽。

就像少山的河，从岩缝里渗出来时，谁也不知道能淌进黄海；就像我，四岁时对着灶膛发呆的孩童，谁也想不到能站在世界的岸，说一句“我从少山来”。

路还在往前伸。像崂山水，不问终点，只知流淌；像少山的松，不管风大，只管扎根。而我，会一直走下去——带着山的骨、海的容、水的润，让更多人知道：在东方的山海间，有个叫少山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信“路是人走出来的”，信“走的人多了，就有了光”。

## 作者简介

男，汉族，1962年11月出生，山东青岛人，199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研究生学历，法学硕士，高级记者。

本科就读于山东大学外文系，研究生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。1987年7月进入新华社工作，历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、卢萨卡分社记者、非洲总分社发稿人、赴南非特派记者、对外部中央新闻采编室副主任、英文编辑室主任、经济编辑室主任、发稿中心主任。2001年3月至2016年1月任新华社对外部副处长、外事局副局长、局长。2016年1月至2023年3月任新华社副总编辑、党组成员。

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